

Telling Lies

# 识破谎言

PAUL EKMAN

【美】保罗·艾克曼著



刘文荣 今 大译

广西民族出版社

# 识破谎言

如何识破政界、军界、商界及婚姻中的骗局

〈美〉 保罗·艾克曼 著

刘文荣 今夫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 识破谎言

——如何识破政界、军界、商界  
及婚姻中的骗局

刘文荣 今夫 译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20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200册

ISBN 7-5363-1562-7/Z·105 定价: 3.60元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 1 )
第二章	说谎、泄漏和欺骗迹象 .....	( 11 )
第三章	为什么谎言会无效 .....	( 29 )
第四章	从言词、语调或者举止 中觉察欺骗迹象 .....	( 69 )
第五章	说谎时的脸部迹象 .....	( 114 )
第六章	危险与预防 .....	( 150 )
第七章	关于测谎器技术的运用 .....	( 178 )
第八章	谎言查证 .....	( 228 )
	后记 .....	( 267 )
	附录 .....	( 273 )

## 第一章 导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臭名昭著的骗局开始了。那天德国总理希特勒和英国首相张伯伦首次会晤。全世界都关心着事态的发展，因为人人都知道，要想避免一次世界大战，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就在半年前，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英、法两国只是提出抗议而已，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9月12日，即希特勒和张伯伦会晤前三天，希特勒又对捷克提出领土要求而且在捷克国内制造混乱。与此同时，希特勒已暗中命令德军准备入侵捷克。但是，德军要到9月底才能准备就绪。

只要拖延几个星期并阻止捷克做好防御准备，德军便能以优势兵力对其发动突然袭击。为了争取时间，希特勒就得欺骗张伯伦。他绝口不提德国有任何军事计划，还作出保证：只要捷克满足德国的领土要求，便能永保和平。张伯伦果然受骗。他劝捷克及时与希特勒谈判，以免引起战争。在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还写信给他妹妹说：“……尽管希特勒态度强硬而刚愎，我想，从他的脸上我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我的印象是，希特勒说话是当真的。……”五天后，张伯伦又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有人怀疑希特勒是不是说话算数，张伯伦还为其辩护说，根据他亲自和希特勒的会谈，他

确信希特勒是会“遵守诺言”的。

我在十五年前就开始研究说谎，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研究会牵涉到此类历史性的骗局。当时我只是认为，这种研究对精神病医生是有用的。所以，一开始我只是指导那些精神病医生，向他们介绍我的研究成果，让他们注意到，尽管人类的脸部表情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但在各种文化中人们的手势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于是就有人问我，这些语言以外的表达方式会不会透露出某种迹象，说明病人是在撒谎？一般说来，病人撒谎不会构成严重问题，但有些病人却是因为企图自杀而被送进医院的，对这种病人，问题就出现了。有时病人会说自己觉得好多了，但医生仍怕受骗。要是这些病人一离开医院又企图自杀，那怎么办？这是医生最担心的事。与我的研究直接有关，这个问题使我联想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即使在心烦意乱的情况下是不是仍能控制住自己的表达方式？或者说，非语言的行为方式会不会透露出某些被隐瞒的真相？

我反复观看了那些记录病人与医生交谈情况的录像带，试图找到证据。这些录像带原先是另有所用的。我录下病人与医生交谈时的情况本是想从中发现某些表情和手势，以此来判断病人的病症是不是很严重。现在，由于我专注于研究说谎，竟然从中发现了许多说谎的迹象。但问题是，如何才能确定某个病人确实是在撒谎？只有一个病例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该病人后来自己承认曾说了谎。

四十二岁的家庭主妇玛丽曾企图自杀达三次之多，病情相当严重。有一次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及时被人发

现，否则早已丧命。不少更年期妇女会感到沮丧不安，玛丽就属此例。她的子女都已成年而且都已独立生活，她的丈夫全神贯注于事业，于是她觉得自己似乎没什么用了。慢慢地，她开始厌恶家务而且经常失眠，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坐着哭泣，最后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进院后最初三个星期，她接受治疗并服用药物，反应相当良好，好象也不再有什么自杀企图了。一次和医生面谈之后，她希望放她出院去度一次周末，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多了。但很快，她又承认自己在说谎，其实她仍不顾一切地想自杀。她接着又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月，情况才真正好转，只是一年之后又有一次短暂的恶化。现在玛丽已痊愈出院而且多年来一直很正常。

刚才提到的这种欺骗行为使许多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都上当。我把录像放给这些专业人员看，甚至有不少老练的精神病医生也都受骗了。我们于是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有关玛丽的录像，放了一遍又一遍，从慢动作中细察每一个手势和表情，以期发现说谎的迹象。在录像中，当医生问到玛丽对未来的计划时，玛丽停顿了一下才回答。这时我们从慢动作中发现玛丽的脸部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失望，但这一表情瞬间又消失了，以至于我们最初几次观看录像时都忽略了这一表情。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从此类细微短暂的表情中可以侦查出隐藏着的情绪。于是我们继续搜寻，竟发现了许许多多此类情况。一般说来，都是以短促的微微一笑作为掩饰。当玛丽对医生说她一切都很好时，她稍稍耸了耸肩，但不是真正的耸肩，只是稍微耸一下而已，同时她的一只手也稍稍动了一下，接着，两手都不动，而一边的肩又短促地耸了一耸。

我们觉得，我们已发现了非语言的欺骗迹象。然而，我们还无法确定，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呢，还是真正的发现？要是我们事先知道某人会说谎，那么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显得可疑。要证实我们的发现，就必须使用客观的方法，而不能先入为主假定某人在说谎。与此同时，还需要研究大量病例，最后才能确定我们发现的真是欺骗迹象，而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习惯动作。倘若某个人说谎时的迹象也出现在其他说谎者的身上，那么要判断此人是否在说谎就会容易得多。但是，说谎时的迹象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发现了玛丽说谎之后便设计出一种实验模式。在实验中，我们先让几个实验对象观看一段影片，影片记录的是血淋淋的外科手术情况，然后我们要这些实验对象去接受采访（当然，采访者根本不知道他们所看的影片的内容），并要求他们必须掩饰刚才观看影片时的真实感觉，要让采访者相信他们刚才观看的是一部有关美丽的花卉的影片。（这一实验的结果，我将在第四和第五章里详细叙述。）

不到一年便有人开始找我。这些人对各种谎言感兴趣，而我们的实验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有人问，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能不能用来侦查潜在的外国间谍？由于几年来我们已发现不少说谎的行为迹象，这些发现又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所以前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有人问，能不能借助我们的发现训练政府保安人员？即让那些保安人员具有识别他人脚步动作或身体姿势的能力，从而及时发现可能怀有暗杀企图的恐怖分子。能不能用来指导联邦调查局的警察？即指导警察如何识别某嫌疑犯是否在说谎。这样的咨询越来越频繁，渐渐地我都习以为常了。最近五年里，这种兴趣又变成



国际性的了。有两个与美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派了代表来找我，而当我在国外讲课时，也有自称是为某“电子研究所”负责侦查的官员来找我。

对这样的兴趣，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担心我的发现会被人迫不及待而不加考虑地误用。我觉得在大多数刑事的、政治的或外交的骗局中并不一定会有明显的、非语言的行骗迹象。我对此只是有一种直觉而已。要是真有人追根究底地问我，我未必能解释得很圆满。要想解释得圆满，我就得知道为什么人在说谎时也会犯某些错误。并不是每次说谎都会失败。有人说谎说得天衣无缝。行为上的迹象，如某种做得过久的脸部表情、某个不引人注意的手势、某种语调的短暂变化，并非每次说谎时都会出现。要证明某人在说谎，必须有明确的迹象。但是我知道，这样的迹象是存在的。即使是最老练的骗子也可能会在行骗时有所失误。要想知道说谎什么时候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以及要想知道如何发现说谎的迹象，什么时候不值得一找，即意味着要了解各种不同的谎言、说谎者和谎言识破者。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谎和玛丽对医生说的谎都属于极严重的欺骗行为，因为两者都人命关天。他们俩人也都隐瞒了未来的计划，都以虚假的动机作为谎言的中心内容。但是，他们俩的谎言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之处。希特勒是一种典型的说谎能手，说起谎来已得心应手。除了天生的说谎能耐，希特勒的行骗经验也比玛丽丰富得多。

希特勒要想以谎言取信于人时还有一个便利之处，那就是他的对手张伯伦是个自愿的受骗者，他愿意相信希特勒的谎言，即倘若捷克满足他的要求，割让一部分领土给他，他

便不打算挑起战争。因为张伯伦如不相信希特勒，也即意味着他的绥靖政策失败了，而且实质上使英国蒙受了损害。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也是如此，那就是政治学家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在分析军备竞赛中的欺骗行为时所指出的，德国违反了1936年的英法海军协定。他说：“……欺骗者和受骗者……都愿意让这种错误存在下去。双方都想维持现状，都想以假象使人相信协定并没有被违反。英国害怕军备竞赛，希特勒便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英国签订了海军协定。在签订协定时，英国没有和法国、意大利磋商便擅自篡改了凡尔赛和约；而正因为伦敦害怕军备竞赛，所以即使发现了德国违反海军协定，也不敢承认。”

在许多骗局中，受骗者无视行骗者所犯的过错，对于行骗者明显的欺骗行为加以最好的解释，其结果等于是帮助行骗者行骗。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受骗的一方生怕骗局揭穿之后的难堪后果。譬如，丈夫发现妻子有外遇，但装着不知道，以免道出真相后自己蒙受戴绿帽子的耻辱甚或导致离婚。这样的丈夫等于是帮助妻子行骗，而在这过程中，除了无视很明显的迹象，丈夫心里仍存着一线希望——虽然完全是一厢情愿——也许是自己搞错了，说不定妻子根本就没有外遇。

当然，并非每个受骗者都是这样心甘情愿的。有时，无视谎言或者助人行骗并不能有所得；有时，揭穿谎言会有所得，但不揭穿也无所失。警事侦查员如果受骗只会带来损失，银行贷款员也同样如此。他们要尽职就必须揭穿诺言，确认真相。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受骗人受骗或者揭穿谎言都会有所得也有所失；但得失并非各占一半。玛丽的医生相信玛

丽的谎言并不涉牵到医生本人多大的利害关系。要是玛丽真的好了，医生不过得到一点帮助病人康复的信誉；但要是玛丽并没有好，医生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和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前途并不维系于某一病例；他并没有把自己置于非揭穿玛丽的谎言不可的境地。他受骗当然会有所失，但玛丽真好了的话，他也会有所得。张伯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1938年对于张伯伦来说已经时不我予。要是希特勒没有诚意，要是除了战争无法阻止希特勒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前途也就完了——他本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爆发了。

除了张伯伦有相信希特勒的自我动机，希特勒的谎言本身也容易被相信，因为希特勒无需掩饰什么强烈的情绪。大多数情况下说谎失败是因为说谎者想掩饰某种情绪而又泄露了。说谎时情绪越强烈、越复杂，就越容易在行为举止方面通过某种形式泄露出来，由于泄露出来的信息是与谎言本身相矛盾的，因此也就越容易引起怀疑。心虚通常是说谎者的一大情绪问题，但希特勒当然不会心虚，所以也就没有任何心虚的迹象会泄露出来。他在一个曾在上次大战中使德国蒙受耻辱的国家的代表面前说谎，丝毫也不会感到心虚。和玛丽不同，希特勒和受他骗的人之间没有共同的、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他既不尊敬他也不尊重他。玛丽要使自己的谎言得逞就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她必须抑止要想自杀而带来的绝望和痛苦。此外，当她对医生说谎时肯定会觉得心虚，因为她喜欢他们、尊敬他们而且知道他们唯一的愿望是要帮助她。

由于上述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一般说来，识别自杀狂病人或者不忠的配偶的欺骗行为迹象，比识别一个外交官或者

一个双重间谍的欺骗行为迹象要容易得多。但是，并非每个外交官、刑事犯或者情报间谍都是十全十美的说谎专家。他们也时常会犯错误。我所做的分析可以使人大致估计出揭穿谎言和受骗上当的几率。对那些感兴趣于识破政治谎言或刑事欺骗的人，我的忠告是，不要忽视行为举止方面的迹象，但要谨慎从事，要比较充分地认识到这方面的限度和出现的几率。

虽然我已找到了有关欺骗的行为举止方面的证据，但这些证据还不是很确切、很实在的。我分析了人如何说谎、为什么说谎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说谎会失败，这方面的情况和我在实验中所得到的证据是相符合的而且也能在历史和小说中找到实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做进一步的实验来验证我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否经得起批判还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决定写这本书，不必等到一切问题都解决之后。因为有不少急于要揭穿谎言、识破骗局的人，他们也许已等不及了。在利害攸关的情况下，已经有人在应用非语言迹象识别谎言，还有这方面的所谓“专家”。然而，他们其实对于这方面的证据和理论并不十分了解，便擅自搞起识破谎言咨询或者在陪审团和求职面试中充当起顾问来了。有人还在指导侦查人员如何使用测谎器，如何发现非语言行为迹象等等。我查阅过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有一半是错误的。海关人员也在某种特殊课程中受训，以便使他们能从过关人员的行为举止上识别出走私犯。有人告诉我，在这些课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就是我的研究结果。于是我就写信去查询，要求审阅这些资料，但多次查询得到的答复都是“我们马上就会给您送去”。此外，我也不知道某些情报机关在这方面做过什

么，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保密的。六年前国防部曾请我去解释我理论中的几率问题以及可靠程度如何，我这才知道他们对此也很感兴趣。从那时起我便听人传说，说某种工作正在进行。我找到了某些人的名字，相信这些人很可能是参与者。于是我写信给他们，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在回信中说无法透露任何情况。我很担心，在没有大众监督和科学家审查的情况下，这些“专家”不知会做些什么。对于他们以及那些运用我在机遇和几率方面的观点的人，这本书将会澄清许多问题。

我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那些关心重大骗局的人。因为我相信，研究人们如何说谎、何时会说谎以及如何说真话、何时会说真话，将有助于理解许多人际关系。很少有人从不说谎，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说谎。譬如，当未成年的孩子向父母问起性问题时，父母就会说谎，因为父母认为孩子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样，到孩子成年后，他们也会向父母隐瞒自己的性经历，因为他们认为父母不会理解他们的动机。朋友间（即使是你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告诉你，他在说谎）、师生间、医生和病人间、夫妻间、证人和陪审团之间、律师和委托人之间以及售货员和顾客之间，都可能会说谎。

说谎是生活中这样一种重要的特征，一旦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就能理解几乎所有的人类事务。有人听到这么说也许会不寒而慄，因为他们认为说谎是理应受到指责的。对此我不愿苟同。我的看法是，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会有说谎的现象出现。同时我也不敢保证，每个谎言都能揭穿。专栏作家安妮·兰特斯在指导读者时有一个观点，即认为说真话有时反

而会给人以压力，甚至残酷地制造痛苦。说谎有时也可能是残酷的，但并非所有的谎言都是残酷的。有些谎言甚至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的。当然，这种谎言并不象那些善于说谎的人自辩的那么多。有些社会关系唯有凭借着一些虚饰才能维持下去。但是，说谎的人决不应该假设别人是希望上当受骗；识破谎言的人也决不应该假设自己有权揭穿任何一种谎言。有些谎言不仅无害，而且还很富有人情味。有些谎言，若加以揭穿，反而会使受骗人或者第三者蒙羞。然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具体地加以分析，而且要等到其他许多问题经过讨论之后才能加以说明。作为开始，我们先要对说谎下个定义，要对说谎的两种基本形式以及欺骗行为的两种迹象加以介绍。

## 第二章 说谎、泄漏和欺骗迹象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辞职八年后仍否认曾经说过谎，但是他承认，他和其他政界人物一样曾隐瞒过某些事实真相。当时他必须赢得选票以连任总统。尼克松说：“你不能随便说出你对这人或那人的看法，因为很可能有一天你要用到这个人……你也不能随便说出你对某个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因为将来很可能你要跟他打交道。”尼克松认为他隐瞒某些事实真相是正当的，所以他避免对自己使用“说谎”一词。除尼克松之外，其他一些政界人物也时常这么做。诚如《牛津英语词典》所解释的：“‘说谎’一词在现代用法中通常具有明确的贬意，所以在一般的礼节性交谈中应避免使用。可以用来代替‘说谎’一词的同义词是‘虚假’和‘不真实’，使用这两个词语气要委婉得多。”如果有人不诚实而且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很容易会把他称之为说谎者；反之，如果你很喜欢某个人而这个人同样是不诚实，那么你就不大会称他为说谎者。在发生“水门事件”前好多年，尼克松曾把他的民主党对手概括地称之为说谎者，而且很刻薄地说：“象这样的人，你愿意从他手里买一辆旧车吗？”然而，他自己惯于隐瞒和伪装的手段，却被他在共和党内的崇拜者誉之为老练的政治才能。

不过，这些 问题和我对“说谎”（Lying）或者“欺骗”（deceit）所下的定义毫不相干。（在本书中，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许多人——譬如，那些不自觉地说出假话的人——虽然说话不真实，但并不是说谎。一个患有狂想症的女人幻想自己是《圣经》里的玛丽亚，她若这么说并不是说谎，虽然她所说的一点也不真实。商业咨询顾问为咨询人提了个糟糕的投资建议也不是说谎，除非这个顾问当时已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有些人的样子看上去很不老实，但我们不能断定他必然说谎。一只螳螂合拢前肢看上去象树叶一样，这不能算说谎；同样，有的人前额高耸，看上去比实际上要精明，我们也不能说这人在欺骗我们。

所谓行骗者，是有意选择欺骗这一行为的人。他是按自由意志行事的；他可以说谎，也可以不说谎。不过，无论从行骗者本人的观点还是从社会的观点看，说谎有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不正当的；说谎者有可能是个好人也可能是个坏人；可能很讨人喜欢也可能惹人讨厌。此外，我对说谎下的定义里不包括那些病态的说谎者。这种人虽然知道自己没有说实话，但不由自主地要说谎。还有自欺欺人的行为，也不包括在我的定义里。这种人在说谎时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谎。最后一种情况是，有人说了谎，经过一段时间后，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这种情况我也不把它包括在我的定义里。况且，象这类谎言一般是很难察觉的，其中的道理我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解释。相信自己的谎言往往使自己倒霉，墨索里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38年，墨索里尼将意大利军队加以改编，原先一个师由三个团组成，经改编后每个师只有两个团。墨索里尼之所以要这样改编军队，就是要给人以



一种意大利军队很强大的假象：拥有六十个陆军师，而不再是前从的三十多个。但是，这样一改编，使军队的组织系统变得十分紊乱，而且还来不及加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更为糟糕的是，墨索里尼竟然自己也相信他真的拥有六十个陆军师而且以此作为军队实力估计来制定作战计划，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想欺骗别人，最后受骗的却是他自己。

要给说谎下定义，不但要考虑到说谎者，同时还要考虑到受骗的人。我所说的说谎，是指受骗的人并不愿意被骗，而说谎的人也不事先告诉受骗的人他要说谎。如果有人对说谎的演员是骗子，那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观众在看戏时是自愿被导入虚构的剧情而忘掉真实世界的，可以说观众前往剧场的目的就是要“受骗”。此外，我们都知道，演员扮演某一角色只是暂时的，只是在舞台上如此，戏一演完，演员便恢复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面目。但是，实际行骗的骗子就不同了。骗子不会事先通知受骗者说他在行骗。如果某个商业顾问事先声明，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假的，那么即使有人信以为真，这个顾问也不算行骗。假如那个精神患者玛丽告诉医生说她“觉得好多了”同时又声明这是她捏造的，或者，假如希特勒提醒张伯伦不要相信他的承诺，那么他们俩便都算不上说谎了。

所以，我对说谎或者欺骗所下的定义是：某人有意识地试图给他人以某种错误印象，而且事先没有声明自己的意图，受骗的一方也没有希望受骗的意愿。

说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隐瞒和捏造。隐瞒是指不让人知道某些事实真相，而隐瞒者本人并没有说出任何不真